

天下霸唱 著

一个循环往复的无尽长梦
时间尽头，我们能否跳出如影随形的怪圈

地底世界
DI DI SHI JIE
之幽潜重泉

·长生龙涎、噬金蛭蛹、荧光沼泽、时光炸弹、拜蛇人石碑
地脉深处的恐怖之物 黑暗深渊下的神秘死城



北京联合出版公司
Beijing United Publishing Co., Ltd.

地底世界
DI DI SHI JIE
之幽潜重泉

天下霸唱 著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地底世界之幽潜重泉 / 天下霸唱著. — 北京 :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, 2017. 7

ISBN 978-7-5596-0099-8

I. ①地… II. ①天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7)第079460号

地底世界之幽潜重泉

作 者: 天下霸唱
出版统筹: 新华先锋
责任编辑: 丰雪飞
特约监制: 林 丽
策划编辑: 孙小波 宋亚荟
I P 运 营: 覃诗斯
封面设计: 郑金将
版式设计: 刘 宽
营销统筹: 章艳芬
封面绘画: 吴 胤

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

(北京市西城区德外大街83号楼9层 100088)

北京慧美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字数183千字 787毫米×1092毫米 1/16 19印张

2017年7月第1版 2017年7月第1次印刷

ISBN 978-7-5596-0099-8

定价: 39.80元

未经许可,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部分或全部内容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本书若有质量问题, 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联系调换

电话: 010-88876681 010-88876682

目录
Contents

第一卷 柯洛玛尔探险家

第一章 长生龙涎 / 002

第二章 不老不死 / 008

第三章 命运是条神秘的河 / 014

第四章 赵老憨算卦 / 020

第五章 分魂 / 025

第六章 下降 / 031

第七章 悬挂 / 036

第八章 深湖怪兽 / 042

第九章 高温火焰喷灯 / 048

第二卷 地下死城

第一章 羽蛇神 / 054

第二章 枯骨 / 060

第三章 变鬼 / 065

第四章 怪梦 / 070

第五章 重叠 / 075

第六章 死城余生 / 080

第七章 荧光沼泽 / 085

第八章 神庙 / 090

第九章 石碑 / 095

第三卷 世界上最大的秘密

第一章 秘密 / 102

第二章 对面 / 107

第三章 裂隙 / 112

第四章 Ⅲ号矿坑 / 117

第五章 一组数字 / 122

第六章 无限接近 / 127

第七章 灼热的呼吸 / 132

第八章 石碑里侧 / 137

第九章 无法承受的真实 / 142

第四卷 无底洞

第一章 11点 / 148

第二章 借魂还尸 / 154

第三章 时光炸弹 / 159

第四章 战栗 / 164

第五章 标记 / 169

第六章 外壳 / 174

第七章 凹陷 / 179

第八章 电台 / 184

第九章 失落的百分之九十九 / 189

第五卷 熵

第一章 吃人的房间 / 196

第二章 消失的尸体 / 201

第三章 真实的本质 / 206

第四章 吞噬 / 211

第五章 入迷 / 216

第六章 震颤 / 221

第七章 辨别 / 226

第八章 北纬 30 度大磁山 / 231

第九章 载入历史的一击 / 236

第六卷 开始的结束

第一章 乱流 / 244

第二章 迷途 / 249

第三章 位置 / 254

第四章 夜路 / 262

第五章 惊变 / 267

第六章 接触 / 272

第七章 脱离 / 277

第八章 撞击 / 282

第九章 终点 / 287

后 记 夏夜怪谈

地底世界

第一卷

柯洛玛尔探险家



第一章 长生龙涎



岩石圈以下近似一座高压大熔炉，但司马灰等人跟着古种鹦鹉螺潜下深渊，落入了陷进地幔中的深谷，才发现北纬 30 度磁圈水体反复行云布雨，抵消隔绝了地压和灼热的岩浆。

众人找不到“绿色坟墓”的踪迹，眼前所见尽是虚空的漆黑，最后借着远处地磁摩擦迸发出的微弱光痕，看到浓雾中存在着一个巨大的阴影，当即以此作为参照，从高处下来径向前行。

那深谷中菌芝丛生，木化的菊石枯壳高低起伏，地形参差错落，低陷处多有开裂，稍一接近就会感到热气像火车一样撞到身上。其中全是天然形成的水晶洞，里面充满了积水，如果凑近用矿灯向内照射，便会发现那些尖锐锋利的晶脉犹如森林一般，都是令人难以置信的奇异景象。

众人无不暗暗咋舌，但接近这片闷热潮湿的水晶森林时间稍长，就感到心脏跳动格外沉重，身体完全浸泡于汗水之中，衣服鞋袜都被汗水浸湿了，所能做的就是尽量休息，并不断喝水保存体力。

司马灰眼瞅着电池和电石不断消耗，行进速度又如此缓慢，不免十分焦急，但也没什么办法可想，寻思着：“当年秦琼落难当铜卖马，算得上是倒

霉透顶了，可我们还不如秦琼呢，别说马了，连头驴也没有啊！”

罗大舌头同样烦躁，但他是对前事耿耿于怀，看见二学生就气不打一处来，趁取水歇息的时候，又撇着嘴对司马灰说：“这鳖犊子太可恨了，我看他这种人好有一比。”

司马灰心不在焉地问道：“比作什么呢？”

罗大舌头道：“就好比咱们焖熟了一锅大米饭，眼瞧着到饭口该吃了，这小子跑过来往锅里扔了把沙子，简直是缺了大德了。”

二学生自觉惭愧，任凭罗大舌头挖苦讽刺，只是低着头不敢应声。

高思扬见状愤然说道：“你们之前都答应既往不咎了，怎么还不依不饶扯个没完？”

胜香邻担心众人再起争执，就岔开话头，询问司马灰有无明确计划。

司马灰感觉那浓雾里的阴影十分不祥，估摸着至少也有千米落差，“禹王碑”恐怕没有这么巨大，或许是从地脉里垂下来的龙涎亦未可知，如今只有硬着头皮过去看个究竟再说。

罗大舌头问道：“龙涎……是个什么东西？”

司马灰说：“远在汉唐时期，洛阳附近发生过一次强烈地震，有个村子陷入了地下，全村只有一个叫王原的人活着逃了出来，此人就遇到过龙涎。”

据说这个王原通玄修道，是位炼气之士，地裂村陷的时候，他正在家里睡觉。初陷时整个村子还算完好，村民们尚能大声呼救，彼此相闻，但落入深泉之际，满村的男女鸡犬就全部淹死了，只有王原擅长形练之术，能够浮海不死。他坠下地底千丈，被水流带到一个很大的洞穴里，忽见有怪蟒探首而下，口中流出黑色黏液，垂挂如柱，吓得他急忙绕路逃开。又行出不知多少里数，饿得实在走不动了，摸到地下细细软软的都是尘土，但有股糯米的香气。他饥饿难耐，抓起几把就往嘴里塞，吃下去甚为香甜，果然能够解饱，借此为生得以活命，在地下走了三年才出来。他回来后将这番经历说给了一位见闻广博的老道，那老道听罢告诉王原，黑色黏液是黄河下老龙所吐之涎，

吃了可以长生不老，至于尘土则是龙涎风化形成的泥，吃得再多也只是充饥罢了。

罗大舌头听得神往，咂吧着嘴说道：“咱赶紧过去，吃了龙涎就变地仙了。”

高思扬说：“如果真有老龙嘴里流下的馋涎，单是想想也让人觉得恶心……”

胜香邻道：“古时所说的地下龙涎，可能属于某种液态矿脉，吃下去是要死人的。”

司马灰本来就是毫无根据地胡乱揣测，说这番话只是让其余几人安心。由于深渊里充满了漫无边际的大雾，除了那个朦胧的阴影，再也找不到任何明确参照物，唯有冒死接近，试图找出一些线索。他看周围遍布着各种菊石壳体，毫无生命迹象，但地底雾气弥漫湿热，也未必没有遗存下来的活物，随时都会带来致命威胁，深知哪处失神，哪处就要出错，哪里防备不到，哪里就出意外，别看嘴上说得轻松，自己却不敢掉以轻心。

众人且说且走，大约行出数里，距离那道黑色的阴影越来越近，终于发现雾中阴影并不是龙涎下垂，也不是任何物体，而是一道“黑烟”。这如同整个草原燃烧起来的黑烟，全由浓密的烟尘凝聚而成，整体呈现倒圆锥形，越往上边越大，蘑菇云般一动不动地矗立在雾中，人立其下，犹如蝼蚁仰望参天巨树。

司马灰等人感到炙热难当，黑暗中烟尘呛鼻，呼吸艰难，就各自找了块湿布蒙在脸上，然后放下风镜停步观察。只见前方地面下陷成斜坡，黑烟是从一个塌陷的大洞里喷发而出。原来是那艘受到诅咒的 Z-615 潜艇残骸，从磁山脱落后也如石沉沧海，穿过水体掉进深谷，并且砸穿了地面，多半截陷到洞中，导致浓密的烟尘向上升腾。但高处空气稀薄，使漆黑的烟雾悬浮在了半空。

司马灰看了一阵儿，认定这恐怖的蘑菇云柱，只是地热涌动留下的痕迹，

规模虽是骇人，但也没有什么异常，正待绕行过去，却听潜艇残骸下传来一声轻响。司马灰反应极快，有些风吹草动都能察觉，立即按下矿灯看去，就见有个人探头探脑地正从 Z-615 残骸里爬出来，那人发觉到有灯光晃动，忙闪躲进弥漫的黑雾。

司马灰以为是“绿色坟墓”，哪容对方再次逃离，便不顾黑烟炙热，一个箭步蹲下斜坡。眼看着那人被烟尘阻挡，伸手就能抓到了，不料对方身法诡异，就如猫蹿狗闪般快得出奇，反身就地一滚，竟在间不容发之际从司马灰旁边避过。

这时，罗大舌头等人已经围了上来，矿灯光束和步枪都指在那人身上，将其逼得停在原地。

黑烟附近能见度很低，司马灰以为困住了“绿色坟墓”，但隔着风镜一看，那人头戴皮帽子，身着倒打毛的羊皮袄，脖子上挂了串打狗饼，两眼贼溜溜地乱转，虽也用布蒙住口鼻，但不是早已死掉的赵老憋又是何人？

司马灰又惊又奇：“这老怪怎么还能死后挺尸？难道他曾经服食过地下龙涎，变成了不老不死之身？”

赵老憋趁众人稍一愣神，又使个兔滚，朝着手中没有枪支的二学生直撞过去，妄想夺路逃窜。

这次司马灰识破了赵老憋的动向，如狮子搏兔般使出全力，后发先至，将其扑倒在地，伸手扯去了对方的面罩。

司马灰用步枪压住了赵老憋的脖子，此时想结果此人性命，实是易如反掌，不过转念一想，自己这伙人虽与赵老憋之间纠缠甚深，却没到你死我活的地步，何况事到如今，再杀赵老憋也于事无补。

众人置身在蘑菇云下都有窒息之感，知道不是讲话之所，于是先将赵老憋拖到一旁。

司马灰等人把赵老憋围在当中，彼此相互打量，谁都没有开口说话，当真是“各怀心腹事，尽在不言中”。

赵老憋终于撑不住了，对司马灰说道：“真是山不转水转，想不到咱们儿又见面了……”他一边偷眼观瞧司马灰的脸色，一边继续说道：“看这位团头好俊的身手，想必也得过绿林传授，咱人不亲艺亲，同吃祖师爷留下的这碗饭，爷们儿你走遍了天下路，交遍了天下友，把天底下能吃的都吃遍了，乃是人前显贵、鳌里夺尊、出乎其类、拔乎其萃的头等人物，为啥非要跟俺一个憋宝的过不去？”

司马灰说：“你别跟我套近乎，谁不知道绿林里的手段有上下两等，上者曰‘钻天’，下者曰‘入地’。钻天的练会穿房越脊、飞檐走壁的本领，高处来高处去，能进到富户巨室中偷金窃银，使人不知；入地的则是挖洞打地道，专做掏坟包子抠宝的勾当。可不管是‘钻天’还是‘入地’，都跟你们施术憋宝的道路不同，说是毫不相干也不为过。”

高思扬和二学生两个，并不了解赵老憋的身份，还以为此人就是“绿色坟墓”，没想到长得如此獐头鼠目。

不过司马灰十分清楚，赵老憋不是“绿色坟墓”，但肯定与之有重大关联。司马灰也深知此人诡谲难测，围绕在他身上的谜团多得数不清，试问一个人怎么可能死亡并且留下尸体之后，又出现在另外一个地方？

如果算上眼前这个赵老憋，司马灰已经遇到过三次，或者说是三个同样的人了。第一个是在长沙螺蛳坟挖掘雷公墨，掉进坟墓窿被鬼火烧死了；第二个是从匣子里逃脱，死于古楼兰黑门遗址；如今又出现了一个深渊里的赵老憋。

罗大舌头遇事亦是脑袋瓜子发蒙，总觉得赵老憋是妖怪变的，趁早弄死了才是。

司马灰满腹疑惑，但千头万绪，也不知该从哪里问起才好，却听胜香邻附在耳边悄声说道：“这个人也许不是赵老憋。”

司马灰心念一动：是了，看情形黑门和深渊中出现的赵老憋，应当是同一个人，因为对方显然还记得发生在匣子里的事情，但此人可从没承认过自

已是赵老憨，那都是我们一厢情愿的想法。

司马灰想到这里，索性直接问道：“你姓甚名谁，为何到此？”

那人眼中贼光闪烁，脸上勉强挤出些笑，抱拳说道：“人过不留名，不知张三李四；雁过不留声，不知春夏秋冬。既然诸位问起，今日俺就留个名姓在此。”

第二章 不老不死



司马灰三遇赵老憋，见到的有尸体也有活人，每次都是时隔多年。由楼兰黑门前的死尸推测，匣子里的赵老憋勾结法国探险队在新疆盗宝，应该是在民国年间；而在长沙螺蛳坟挖掘雷公墨的赵老憋，是出现于新中国成立的1968年，死后被埋在了荒坟里；如今这个人又在深渊里现身，容貌与前两个死掉的赵老憋毫无区别，还是那一身拾荒者的打扮，仍旧五十来岁贼眉鼠眼的模样，简直是个不老不死的妖怪。

司马灰难以理解发生在这个人身上的事情，但即便真是不老不死，也不可能被烧成了灰烬，还会再次出现，他只能认定前后三次遇到的赵老憋，根本就不是同一个人。

谁知那人说道：“俺祖籍关东，在那《百家姓》里排行第一，奈何家里爹娘早亡，当初也没给取过大号，后来凭手艺做了憋宝的老客，因此相熟的都管俺叫作赵老憋。”

司马灰和罗大舌头听了这话，皆是面面相觑，感觉身上都起鸡皮疙瘩了，事情呈现出了最诡异的一面——前后三次遇到的赵老憋是同一个人！

罗大舌头咋舌不止，他提醒司马灰道：“我明白了，说不定这老怪床底

下埋着一个罐子……”

其余几人听得莫名其妙，司马灰却知道罗大舌头所言何意，当年他们在黑屋混日子，多曾听人提起一件怪事：

具体是哪朝哪代说不清了，估计是前清的事，那时村子里有个“阚”姓人家，夫妻两个以种田砍柴度日，粗茶淡饭的生活虽然清贫，但老两口子非常恩爱，为人厚道本分，日子倒也过得适宜。

夫妻二人膝下只有一子，这孩子天生耳大，耳垂又肥又厚，老两口子十分欢喜，总说：“咱家这孩子生就佛相，将来必福寿无穷。”于是给小孩起了个乳名叫“福耳”。

可后来有位看相的先生瞧见，却说：“这孩子耳大无福，双耳要厚而有轮方为贵人，耳厚福厚，耳薄福薄，耳要大，又要圆，又圆又大是英贤，两耳削平，奔劳一世，两耳贴脑，富贵到老，对面不见耳，则是巨富巨贵之相。”

按那江湖上流传的相法，这意思就是人的耳廓不能向前探着招风，须是平贴后脑才能有福，正所谓“两耳招风，卖地祖宗”，因此以前迷信的人家，刚生下小孩，都要紧盯着孩子，睡觉时不能把耳廓压向脸颊，免得睡成卖尽祖宗田产的招风耳，等孩子逐渐养成后压耳的习惯，也就不再管他了。

那先生看“福耳”的面相，是双耳上薄下厚，两边都往前支着，就说这是逆子之相，再想改也来不及了。

阚氏夫妻哪里肯信，一顿扫帚将看相的先生赶走了，此后对“福耳”更加溺爱，衣来伸手，饭来张口，什么活儿都不让干。这小子长大成人之后，整天游手好闲不务正业，还学会了耍钱嫖娼，把他爹气得吐血而亡。

“福耳”不但不思悔改，反倒变本加厉，把家里的田产变卖挥霍了，又去偷鸡摸狗。一次被人告上了衙门，他逃到山里躲避，途中撞见一伙儿养蛊的黑苗，就此跟去湘黔交界混饭吃，几年后回归故里，到家不说孝顺老娘，却肆无忌惮地杀人越货。他若瞧上哪家的姑娘、媳妇，光天化日里就敢进去施暴，谁拦着就拿刀捅谁，比那山贼草寇还要凶狠猖狂。

想来王法当前，哪容他如此作恶，果然惊动了官府，派差役将“福耳”抓起来过了热堂。他对自己所犯之事供认不讳，被讯明正法，押到街心砍掉了脑袋，民众无不拍手称快。没想到行刑之后的第二天，此人又大摇大摆地在街上走，依然四处作恶。

官府自然不会坐视不理，再次将其擒获正法，可不管“福耳”的脑袋被砍掉了多少回，这个人都能再次出现，活蹦乱跳好像根本没死过。百姓无不骇，不知此人是什么怪物，任其为非作歹，谁都拿他没有办法。

最后“福耳”的老娘实在看不下去了，只好大义灭亲，到衙门里禀告官府，说此子从黔湘深山里学了妖术，在家里床底下埋了个“藏魂坛”，肉身虽然在刑场上被斩首示众，但他过不了多久就能从坛子里再长出来。

官府闻之将信将疑，立刻命人到其家中挖掘，果真刨出一个黑漆漆的坛子，形状就像骨灰罐似的，当场敲碎砸毁，再把“福耳”押赴刑场碎剐凌迟，挫骨扬灰，自此就再也没有发生过妖人死而复生的事了。

这件事没有明确记载，仅是口耳相传，司马灰也不知道那“藏魂坛”里有什么名堂，这赵老憋每次死后都能再次现身，倒确实与这个离奇古怪的传说有些相似。

司马灰不太相信世上有什么“藏魂坛”，那与“聚宝鼎”一样都是荒诞不经的事。相传元末明初有巨富沈万三，家中财帛通天，富可敌国，哪儿来的这么多钱呢？是他还没发迹之时，路过湖边见到乡人捕蛙，就地剖蛙取肠，血腥满地。沈万三见状不忍，出钱把剩下的几百只蛙都买了下来，扔回湖中放生。某天晚上他再次路过湖边，听群蛙鸣动鼓噪，从湖底拥着一尊古鼎而出，往那鼎中扔进一块金子，就立即变成两块，沈万三因一时善念得此古鼎，日后盈千累万之资，皆为其中所生，后来沈家被明太祖朱元璋抄了，从地窖里搜出此鼎，问以刘基刘伯温，刘基曰：“此为聚宝鼎。”后世俗传为“聚宝盆”，如果掉进一个活人进去，再拽出来可能就是两个相同的人了。

司马灰也暗自揣测，莫非那赵老憋无意中掉进了“聚宝鼎”，所以世上

才有好几个一模一样的人？可是“聚宝鼎”、“藏魂坛”、不老不死三种猜想，都不能完全解释赵老憋的来历，此人身上的秘密，恐怕只有他自己心里才最清楚。

司马灰寻思敌我难辨，没法说赵老憋是正是邪，只能说这是个“奇人”，从头到脚都是谜团，其位置处在“考古队”和“绿色坟墓”之间。此时明知道赵老憋为人油滑，从对方嘴里说出来的话并不完全可信，但又不能不问个究竟，于是示意众人谁也不要多说，避免言多语失，先让赵老憋把其来历作为，原原本本交代一遍，等摸清了底细再做计较。

赵老憋眼见推脱不开，兀自在口舌上逞能：“诸位英雄听了，俺这憋宝的行当，那也是凭真本事吃饭，眼作观宝珠，嘴为试金石，五湖四海生涯，万丈波涛不怕……”

罗大舌头恼怒地说：“你再敢多说一个用不着的字，老子就生掰你一颗大牙下来，不信咱俩试试。”

赵老憋吓得一缩脖子，说道：“俺不识眉眼高低，还望好汉宽恕则个，可……可是诸位到底想让俺说啥呀？”

罗大舌头嚼着牙花子道：“你成心的是不是？让你说什么你自己不清楚吗？还非得等我问你？先说你鬼鬼祟祟跑到这地方干什么来了？”

赵老憋苦着脸说了经过，他声称自己也被困在这个深渊里了，瞧见大雾中有东西坠落，便特意过来察看，发现竟是个生铁坨子陷在此处，使地底涌出万丈黑烟。他钻进残骸里面看了一回，也没找到什么东西，不料刚一出来，就撞到了司马灰等人。他还记得在楼兰沙海中，被这些人从后追击，不想冤家路窄，竟又在此相遇。赵老憋已成惊弓之鸟，看势头不妙立即转身逃开，再往后就是现在的事了。

罗大舌头越听越气：“老不死的你这话说了等于没说，真拿我罗某人当傻子糊弄啊？今天非把你满嘴的牙都掰下来不可……”

司马灰看罗大舌头问得糊涂，就将他拦下，然后告诉赵老憋：“你我双